

在抗疫时期的守望相助中,世界的某个角落总会响起这首歌

旋律简单的《茉莉花》

为何能在国外走红200多年

本报记者 陈宇浩

3月23日,“塞尔维亚多地亮起中国红”的新闻,上了热搜。

中塞两国的关系,其实一直蛮铁的。一个月前,塞尔维亚就举办过一场声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音乐会,开场曲是《茉莉花》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,捷克爱乐乐团也录制了一首支持中国抗疫的协奏曲,曲目还是《茉莉花》。

3月上旬,马云在捐给意大利的救灾物资包装袋上,贴上了歌剧《图兰朵》的歌词。而《图兰朵》全剧最洗脑的旋律,也是《茉莉花》。

其实仔细一想,只要有中国出现的国际重大活动,《茉莉花》总会在场。香港回归、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、G20峰会……“中国BGM”《茉莉花》从不缺席。

在西方人眼里,“具有浓郁东方韵味”的《茉莉花》,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符号之一。

这首旋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歌曲,到底是怎么诞生,又是怎么走向全世界的?



2013年春晚,宋祖英和加拿大天后席琳·迪翁共同演绎《茉莉花》。

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。何仿14岁时,听到一个流浪艺人唱了《鲜花调》,这段旋律就深深印在了脑海里,成为他花15年去搜集、改编并最终为《茉莉花》定稿的动力。

在国外红了200多年 普契尼和席琳·迪翁都是铁粉

几百年前,没网没电视,《茉莉花》是怎么流传到国外去的呢?

那还要拉回到1792年,那一年乾隆80大寿,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了自己的表兄马嘎尔尼勋爵,率领使团到中国为乾隆祝寿。

代表团里,有一个年轻人,叫做约翰·巴罗,是当时的财务。

1804年,在代表团返回英国十年后,约翰·巴罗出了一本书叫做《中国旅行》,第一次把《茉莉花》的旋律,用五线谱记录下来,他还用罗马拼音为谱子标注了粤语歌词发音。

而在另一本英国官方出版的《马嘎尔尼使团使华观感》中,也提到了《茉莉花》这首歌。

据说,这两本描写乾隆年间中国风俗文化的书,当时在英国卖疯了,蝉联畅销榜数月

之久。那时的西方社会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的一切,机缘巧合下,《茉莉花》也流传到了海外。

《茉莉花》在海外流行的另一个原因,是它真的很好唱。《茉莉花》用的是中国最经典的五声音阶,从头到尾只有1、2、3、5、6五个音,特别流畅和柔软,简单,但味道。

意大利戏剧大师普契尼,也是《茉莉花》的狂热粉丝。有多狂热呢?在他写的经典歌剧《图兰朵》中,《茉莉花》的旋律是不折不扣的“灵魂主线”。

如今,《茉莉花》还会以各种音乐形式出现在不同场合,成为联系东西方文化的纽带。

交响乐版本就不说了,世界各地的艺人,还把它演绎成了雷鬼、摇滚、说唱、波萨诺瓦等各种版本。

网友们比较熟知的,就是2013年春晚,加拿大天后席琳·迪翁和宋祖英共同演绎的版本。据说,一开始让席琳·迪翁选歌时,她说“我只想唱《茉莉花》”,她还用英法两种语言为歌词做了发音标注。

流传至今,《茉莉花》已有几百年历史。眼下春天已到,再过一段时日,茉莉花也要开了。我们相信,这个世界也会慢慢变好。



扫码来听听
《茉莉花》更多版本

谁写了《茉莉花》 传说源自明朝大将的即兴说唱

究竟是谁写了《茉莉花》,根据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,是明朝初年的一天,明太祖朱元璋在家里办了个“派对”,并把几个重臣——常遇春、沐英和徐达,都叫了过来。

酒喝着喝着,朱元璋有点上头,又想起了朝廷里贪污腐败的那些事,放出豪言,一定要严惩那些贪官污吏。

关键时刻,还是徐达最有力见,望着花园里的花花草草,来了段即兴说唱——

“好一朵茉莉花,好一朵茉莉花,满园花草也香不过它,奴有心采一朵戴,又怕来年不发芽;好一朵金银花,好一朵金银花,金银花开好比钩儿芽,奴有心采一朵戴,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;好一朵玫瑰花,好一朵玫瑰花,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,奴有心采一朵戴,又怕刺儿把手扎。”

有人解读,徐达当时还加入了“谐音梗”,茉莉的谐音就是“没利”,而“金银花”象征金银财宝,“玫瑰花”象征美色。这首歌,就是教导大家不要过分贪图富贵,要做到淡泊名利。

朱元璋一听,这个好啊,力推。于是,《茉莉花》很快就在老百姓当中流行了起来。

事实上,关于《茉莉花》最早的书面史料记载,来自乾隆年间出版的戏曲剧本集《缀白球》。第六集卷一《花鼓》中,就记下了这首民歌的唱词。那时候,各个版本的《茉莉花》已经在江苏、陕西、广东、河北等地广为流传,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翻唱,但旋律线大致是一样的。

后来,借鉴出现了。

1838年,贮香主人编的《小慧集》中,有一首叫《鲜花调》的曲子,就跟《茉莉花》极为相似。

直到1942年,作曲家何仿开始搜集民歌《茉莉花》,1957年完成改编,正式确定名字为《茉莉花》。

讣告

先夫**杨学敏**(原浙江省军区后勤部部长、三十一集团军后勤部副部长),因病于2020年3月23日11时18分逝世,享年79岁。

遵照先夫生前遗愿,丧事一切从简,于2020年3月26日11时30分在广州市殡仪馆送别,不举办追悼会、不摆设花圈。

对先夫在患病治疗期间给予关心和照顾的部队、战友、杭州老干局、广医第一附属医院及众亲朋好友,在此深表感谢!

妻: 谌涛 率
长女: 杨馥菱 婿: 蔡晨宇 外孙: 蔡卓峰 外孙女: 蔡卓芸
次女: 杨峻 婿: 巫友平 外孙女: 巫拉拉

泣告